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上一期「二十一世紀評論」刊出亨廷頓一組「關於未來全球文化衝突的討論」四篇文章後，立即得到各地讀者的熱烈反應。

——編者

論途徑的情況下，借海外的便利，作思想的集結並反饋給內地的同道，這份雜誌的歷史作用是獨特的。我把它當作周圍的朋友共同使用的資料。

小明 廣州

93.11.10

中國知識分子不能緘默

非常仔細地拜讀了亨廷頓、金觀濤、劉小楓及陳方正一組文章。國內對亨廷頓的文章反應也比較強烈，我覺得這是一篇中國知識分子不能緘默的論文。《二十一世紀》率先作出反應，無疑提供了一個對話的輿論陣地，也有必要就此問題深入討論下去。《二十一世紀》差不多已成為我、甚至國內不少學人了解國際學界動態，把握學術熱點的唯一雜誌，每次讀雜誌都引起不少想法。

肖源 上海

93.11.6

思想的結集並反饋內地

第十九期內容甚好。未來全球文化衝突之爭，及法國「1793」二百周年探討幾組稿件均極有分量。

在大陸缺少有效公開的言

識論模式框劃出來的所謂「亞洲」電影發展史觀作出批判性的探討。

黎肖嫻 紐約

93.11.14

當前中國農村正在發生的變化，無疑對中國未來社會的形態和發展有深遠影響，我們刊出了甘陽（總第16期）、何清漣（總第16期）、錢杭（總第19期）等有關鄉土中國的文章後，也引起讀者的注意。

——編者

社會學家的新課題

19期錢杭的〈宗族重建的意義〉與雷頤對杜贊奇一書的介紹都涉及到同一個問題：在中國鄉村社會結構中，宗族作為一種文化歷史的象徵符號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意義和功能。它與掌握着儒家資源的鄉紳一起共同維繫着中國傳統的民間社會。而民國以後國家權力的基層化，簡單地以行政網絡替代宗法組織，反而使鄉村失去了自我調節的功能，這也是現代以來農村危機的淵源所在。最近在大陸文壇引起轟動的陝西作家陳忠實的史詩性長篇小說《白鹿原》就十分形象地描述了這一過程。我們今天一再討論重建市民社會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實際上對於內地許多鄉村來說，社會中間組織的有效建立，它的合法性資源，只有來自歷史本身，宗族的重建就是一條途徑。錢杭調查中所遇到的江西那些現代宗族，可以說在其性質上還是

喜閱〈西方中心論的破滅〉

喜閱〈西方中心論的破滅〉（見《二十一世紀》93年10月號回應亨廷頓一文），文中論到西方文明不再佔絕對優勢，今後國際秩序當為「不同文化的現代化社會」所左右，實為洞見。對於「現代化」的問題，文中指出的以下數點尤其對我現時研究的課題啟迪良多：

(1) 現代化不等同西化。

(2) 現時由西方中心論出發的現代化論調，強調現代化過程的普世共通性，因而漠視了「不同於西方但又是現代的社會形態」的實存。

(3) 現時非西方學術論著並未及對非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作出深入的探究。

我是紐約大學「電影研究」系二年級研究生，現正接受系方就開讀博士班進行資格評核。我未來的研究方向以電影史學為主，尤其會對由西方知

「傳統」的，但其功能卻已經發生了變化，扮演了現代中間組織的角色。久而久之，隨着鄉村社會流動的加強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宗族就有可能內在地過渡到具有開放性格的地域性社會中間組織。至於像大邱莊之類的土圍子，實際上與宗族無涉，它的內在結構是行政性質的，不要忘記禹作敏可是黨支部書記！不過，錢杭的研究也有其地域局限性，在一個人口相對不流動的鄉村，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族還有其自身的意義，但在社會流動異常頻繁的沿海農村，宗族由於其固有的封閉性質，已越來越難以調節地方利益，以至於形成族內族外的雙重原則。探討宗族如何從血緣組織向區域性組織轉變，也許是社會學家面臨的新的課題。

許紀霖 上海
93.11.2

平心論屈原

《二十一世紀》第18期載德國漢學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屈原和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評述詩人楊煉尊崇屈原為楷模,哲學家李澤厚頌讚屈原憑藉自沉獲致終極自由與人格獨立:政治學者劉曉波抨擊屈原自我美化至於唯我獨尊,在對君主或領袖愚忠方面開劉賓雁的先河。我對屈原的態度,卻在李、劉之間。

借取存在主義祖師祈克果的人生三階段論,屈原可謂以犧牲成就崇高或壯美。儒家班固批判屈原露才揚己,王逸駁

斥得精彩:儒佛之間的顏之推否定屈原人格,憎惡他凸顯楚懷王過失,顏氏比班固更迂腐,對司馬遷大開倒車。劉曉波隱詞屈原患自戀狂或水仙花情結(narcissism),黃仁宇〈說不盡的複雜曲折〉(第18期)將這英文字委婉譯成自我愛慕,所以不失為人之常情。

我認為,單憑言行判斷,屈原大致像儒家,他遠遊高蹈的理想只像孔子所謂「道不行,則乘桴遊於海」。

王煜 香港
93.11

中國民族主義問題, 有待深入研究

展讀過貴刊今年第二、四月號,對於貴刊組織的「民族主義系列」論文頗有興趣,這個選題很有意義,只是研究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建議貴刊日後再能發些此類論文。中國帶有反帝色彩的民族主義的崛起與泛化的過程至今仍是未解之謎,而且強烈地滲透於今天人們的精神世界。如果說其他的意識形態的神話已被剝落了的話,民族主義卻是唯一的遺存。無論持何種立場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卻都異口同聲,小心翼翼。也許這是舊共同體唯一不會遭到根除的東西。這也許是新的共同體嬗遞的一條臍帶,新共同體的某些特徵大概能以此得到某種勾劃。

李玉琪 西安
93.9

作者謝泳先生:

你在19期上發表的〈《觀察》撰稿人的命運〉一文中,曾呼籲讀者補充有關材料。朱正

先生很快就有回應了。

——編者

《觀察》撰稿人簡表補正

(1)任鴻雋——說他1949年的去向是台灣,似不確。至少,1957年7月17日的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簡稱科聯)擴大會議上,任鴻雋以科聯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身分作了發言。見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報》。

(2)吳世昌——他的主要著作是《紅樓夢》研究方面的,還有一些詩集和散文集,說他的專業是社會學似不如說文學。又,他1947年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任高級講師兼導師,1962年舉家返回大陸。說他1949年去向是大陸,似嫌簡略。

(3)李純青——原表略,可補上:籍貫:台北;生卒年:1908—1990;畢業大學:中央政治學校;留學國家:日本;專業:新聞;1949年去向:大陸。

(4)馬寅初——未被劃為右派分子。

(5)許君遠——1957年變化:右派。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報》載文稱:右派急先鋒許君遠詭計多端,妄圖篡奪新聞事業的領導權。

(6)趙超構——未被劃為右派分子。

(7)樓邦彥——1957年變化:右派。1957年9月14日《人民日報》載文稱:首都政法界9月13日舉行了有4,000人參加的大會,批判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樓邦彥為首的右派小集團的反動言行。

朱正 長沙
93.11